

奔出江湖

上官雲飛著



奔 出 江 湖

(二)

上官云飞

华艺出版社

第十六章 胶州四杰

彩云心头一喜，急轻扯着红蜂娘子的罗袖，轻说一声：“是他！”但红蜂娘子早知对方几位老人的身份，又暗替罗端担心不已。

和罗端答话那老人，敢情被后面那句话激怒了，双掌一搓，把那块铜牌搓成一个铜球，再向空中一放，但见无法数计的小金星布满天空，随风扬去。

罗端不抖当前这位老人身负“碎金成粉”的绝艺，心下吃了一惊，估计若被这样六位老人围攻，纵令不愿以金剑伤人，也已不能办到；因为暗里筹思善后的方法，不觉默默无语。

另一名老者见那人显出碎金成粉的绝艺，也纵声大笑：“孔老哥这一手绝艺，不但可以震服陶真，甚至方不平那怪物也该退避九舍！”

罗端灵机一动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是谁？何不也来一手，让区区开开眼界？”

那老人呵呵笑道：“我钩沉子这名头，足把你师祖陶真吓矮了半截，像你这些后生晚辈还敢在这里狂傲？”

罗端想不到那老人竟是他亡师方不平列为第十五名高手钩沉子，当下怔了一怔，旋道：“钩沉子的名头足响，还得让断魂掌一筹！”

姓孔那老者勃然变色，喝一声：“你这小子敢在我孔仁面前使挑拨离间之计！”

罗端本来不知胶州四杰是什么人物，因知老者姓孔，功力又很高，年岁与钩沉子宦海不相上下，才联想乃师所列的第十三高手有个断掌孔仁，第十八名高手有个断肠镖孔义，所以故意试探一句，果然一问中的，不觉笑起来道：“区区何须挑拨？断魂掌已能碎金成粉，钩沉子要是不服，何不交出一手？”

说是不挑拨，偏就是挑拨，由得钩沉子百岁老人，也恨得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罗端曾听他师叔和糜虹等人说过，倘若使别人知道他是方不平的传人，则正邪各派都将起来和他为敌，鬼国十雄这一方面，还请出什么冰原五子、雪峰三老和他为难。此时又触动灵机，暗忖：“我今夜这种身份，恰好使他们正邪双方互不相容，何不如此如此？”

他心意一转。立又嘿嘿怪笑道：“由得你恨极也是无关，音魄搜魂，搜魂掌已杀死静玄大师、塞外双雄、湘江大侠、大慈老尼、伏魔剑客、齐东二叟、磐霞三尼、一尘子、妙真老道、神州一乞、龙拐婆婆、崔卧龙、田天籁，这一干老废物。你们是否要凑上一份？”

在场的四位老翁、二位老妪，听罗端念出一串死人名号，起初还漠然无动于衷，直听到崔卧龙和田天籁两人名字，不禁互相望了一眼。

要知道这六位老人俱已年将百岁，六十年前和崔、田二老齐享盛名，崔、田二老既死于搜魂毒掌之下，在

场六人也该有惴惴自危的感觉。

另一名老翁忽然侧转面孔，喝道：“你这小子叫什么名字，可是专为报凶信来的？”

罗端冷笑一声道：“区区一个后生晚辈，说了名字，你们这些号称前辈的人物也不认得。最好的方法是你们先向我报名号，好使我回去报帐方便些！”

那老者怒极反笑，一阵响过凌云的笑声，震得连海波也壁立起来，二女已有点受不了，急急倒跃数丈。

原先和他俩交手的少年那里肯放？吆喝一声，各纵身过去拦截。

罗端笑一声：“且慢！”左臂一挥，一阵狂风骤起，将那两个少年吹得飘了起来。

两个老妇吃了一惊，厉喝一声，双双飞纵起身，将那两个少年接下。

断魂掌孔仁不愧为高手之一，一见罗端发出的掌劲，立即断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是谁？居然敢冒充龙宗的门下，若不好好说出，管教你来得去不得！”

罗端笑道：“何以见得我是冒充？”

孔仁哈哈大笑道：“我老人家就告诉你，也教你死得心服，陶真若非改了气功的路子，你这阳刚的气功从何处学来？”

罗端被断魂掌一语道破，也暗惊此老眼力厉害，但在这种场合里面，又不能不冒充到底，也嘿嘿怪笑道：“区区为了使少年人不至于死绝，才用阳刚气功挡他下来，你是否定要领略音魄搜魂的厉害？”

孔仁经他这样一说，也觉得有几分道理，音魄搜魂这门功夫到底如何，自己没有经历过，但搜魂毒掌、乌龙掌这一类阴柔掌劲，中人必死，倒是事实，略一思索，即沉声喝道：“老夫正要领略音魄搜魂的妙处，你不妨就地施展看看！”

罗端笑道：“你想死倒不难，但这些少的，壮的，死了未免可惜，先叫他们远离三里，然后你几个老的向我挂号，区区总教你当场瞑目就是！”

断魂掌孔仁被他一连串讥消，轻视，撩拨得怒火冲顶，老眼里射出两道寒光，厉喝一声：“闭嘴！”接着又道：“老夫断魂掌孔仁，这是孔义，这是拙荆容美，这是弟媳古瑶，这是敝友桑槐子尹立，这是钩沉子宦海和他的门徒叶华，老夫一家五代同堂，共计九十六丁口不必再报了，你就音魄搜魂搜了去罢！”

罗端笑说一声道：“你还算爽快！”接着又道：“那两个和你们交战的敌人，难道也让她们一同陪葬么？”

孔义性子比乃兄孔仁要急得多，喝一声：“废话！谁希罕她俩个贱婢，你叫他们快滚！”

红蜂娘子笑道：“这还用得着说么？领你的情，祝你早死就是！”

她话声一落，立即挽起彩云，施展轻功，踏波而去。

罗端目送二女远去，这才回头对孔仁笑道：“难道你真想把子孙尽绝？”

断魂掌脸色一沉，喝一声：“少废话！”

罗端冷哼一声，又面对钩沉子道：“你那门下也该远一点才是！”

叶华自幼被钩沉子收养，钩沉子倾尽一身绝艺传授，除功力因火候不够外，技艺尽获真传，此时见罗端连他也要赶开，不禁喝一声：“胡说！你先吃我一掌！”

话声一落，人已欺上前来，打出一招“六朝烟雨”，但见星月之下，四面八方俱是一片迷蒙的掌影向对方罩去。

在场各人自是无法知道罗端是不是陶真的门下，但见他现身以来，自吹自擂，事事托大，不把六位在六十年前即已名震江湖的老侠放在眼里，若无过人的艺业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

但他们对于叶华艺业，各在心里有数，叶华虽在年轻人一辈可算是个俊俊者，若说与六老中任何一位交手，只怕不到三十招便要落败，这时见他居然不自量力，挺身出斗，无不惊得面容变色。

钩沉子自从当年败在武林怪杰方不平手中，便隐姓埋名，锐志苦练，好容易遇上叶华有上等资质，方倾囊传授，打算把他造就成武林中奇葩，再找方不平或方不平的传人分个高个，也好出当年一口闷气。

那知在五株松，遥见五行金剑虹飞射，再由桑槐子口中得知方不平的传人一掌打死赤龙、红龙，毒龙三宗的门人，这才知道叶华和对方相距甚远，只好与桑槐子商议联合正邪两派，甚至和龙虎十三宗合盟，好与方不平为敌。

不料才到竹岔岛找到孔氏兄弟盘桓几日，飞龙宗的人竟找上门来，这时见爱徒出战又惊又急，大喝一声：“使不得！”人随声去，同时猛力劈出一掌。

按说钩沉子上百年的功力，艺业已超越颠锋，他为了紧急救徒，真力更是全部使出，纵使对方是陶真本人，未必敢贸然硬接。

那知这一掌发出，只闻对方一声怪笑，便有一股极大的潜力夹着冷风到达，“蓬”一声巨响，顿见沙飞石走，地面立陷。

叶华一声惨呼，身形已被击飞十几丈，钩沉子也被震得连退十几步，自觉右掌心有一缕寒气沿臂攻上，急运功驱毒。

桑槐子见蒙面人一掌将钩沉子师徒打败，急一跃身躯，接下叶华，问一声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叶华此时周身震颤，连道几声：“冷啊……”

桑槐子回顾他老友钩沉子一眼，也自觉心寒，情知老友功力精，即能运功调息，一时不致有碍，急将叶华平放在地上，取出一粒丹药塞进他的牙关，然后一手按在他的胸后，要以本身纯阳之气，驱散他骨内的寒毒。

那知手一触及叶华心坎，便觉一丝冷气直冲掌心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这是寒山派的冰魄神针所伤！”

钩沉子被他老友一语提醒，也惊叫一声：“正是！”

孔仁急一跃上前，掏出二粒丹药给他师徒分别服用，说一声：“先保住元气再说！”

这边为了伤者闹得一团糟，孔义已一步跃到罗端面

前，厉喝一声道：“你小子说以搜魂毒掌交手，为何夹用冰魄神针暗算别人？”

罗端刚才固然是发掌应敌，以刚中带柔，掌劲把钩沉子师徒震退，但他几时有过什么冰魄神针？

他一听桑槐子喝出寒山派的冰魄神针，便知有人暗中和竹岔岛上的人作对，对于那人藏身隐形，使自己担祸受过大为不满，但他为了要激起正、邪两方恶斗，才易使飞龙十三宗个个现形。

因此坦然自承道：“断肠镖！你说得对了，你们想全部死绝，我便使音魄搜魂，但那样一来区区就无人代传扬威名，只好兼用冰魄神针，使你们逐个死亡，并放生几个！”

在场各人见面前这蒙面客冰冷的语气，直觉得心胆俱寒。

古瑶手执鸠头杖，飘然站在乃夫右侧，杖头一指，冷笑道：“老身倒要试试马老儿的冰魄神针有怎样神妙？好小子！你发掌吧！”

她话声一落，鸠头杖在手中一旋，虚虚地画了个半弧，便知蓄劲待敌。

罗端暗忖有人身在暗处相助，要借自己的手屠杀武林人物，这事怎好做得？念头一转，立即嘿嘿笑道：“你这几根骨头难道怕没处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古瑶厉喝一声，一杖已发，但见杖风卷起一道长达十丈的尘龙，呼啸而到。

罗端叫一声：“且慢！”脚尖一用力，已垂直拔起数

丈，翼衣一扇，又再升高数丈，才冷森笑道：“并不是区区不能下手毁你竹岔岛，但我这番到来，只有向你们先传个凶信的意思，老实对你们多说一句，你们这班自命不凡的老命，死期已快到了！”

说罢，双翼用力一扇，身子如流星换位，飞射而去。

古瑶狠狠地一顿拐杖，恨道：“那小子真是可恶，下次遇上，非一杖把他打死不可！”

罗端一扇飞出老远，忽又记起施用冰魄神针的那个隐形人，心想：“那厮也未免太歹毒，桑槐子曾说寒山派的暗器，莫非就是师父留言所说的寒山友？”

他一想起那些偈语，也不禁悚然一惊。

要知道那时他正以掌力拒敌，隐形人由他身后发出暗器伤敌，而暗器经他身侧尚无所知，若那些暗器是投向他身上，岂不要当场送命？

罗端猜想那隐形人定是和竹岔岛结下极深的仇恨，否则，也与飞龙宗有极大渊源，所以恐怕他独立难支，暗中相助。

姑不论隐形人的动机如何，行为上已是极端阴冷的邪魔，竹岔岛各人虽曾留难二女，但事出何因，在未尽了解之前，自是不能断定他罪大恶极。

罗端再四思量，终觉那暗助之人歹毒，生怕那人乘机害竹岔岛的人，又折转方向飞回竹岔岛上空。

这时，原来交手的海滩，已静悄悄没有人声，但那座庄院附近，却是人影幢幢，敢情是执行巡逻的任务。

罗端向各方面略瞥一眼，便见小岛的另一端，有几株大树，浓阴茂叶，足以障蔽身形，立即降落树间，除下翼衣摺包好背在身上，然后施展轻功，奔回那座庄院，刚到达院墙的墙根，即听有人说道：“我当时就说过龙宗那伙魔头，绝对惹不得，经过今夜之后，爷爷总该相信了，看来宦老前辈吃了这个大亏，不知肯不肯放弃……”

另一个人接口道：“二哥！你看今夜的那人，恐怕年纪比我们还小，那一身艺业不知怎样学来的，我就不信什么陶真能调教出那一个徒弟！”

先说话那人笑道：“六弟你说话真怪，那人若不是飞龙宗的人，怎会有那样一件翼衣？你不听宦老前辈初来那天说过，有个姓罗的少年曾杀死龙字十三宗的传人，而那姓罗的师父又曾经和爷爷有过节，打算联合正、邪两派，和姓罗的算总帐，当时还把龙字十三宗的武艺说成天上少有，地上无双，飞龙是龙字头一宗，怎不教得出好徒弟？”

罗端窃听那两兄弟的谈话，心下又惊又喜，暗自庆幸道：“今夜小爷总算未曾做错，经过这番厮闹，敢情你有心去和人家联合，也不敢冒昧从事了！”却听后说话那人道：“就算陶真能教出徒弟吧，方才那人说什么音魄搜魂，又是一种什么功夫？”

那人苦笑道：“这个你得去问爷爷了！”

罗端见没有什么可听，正想要走，忽听到一个洪钟似的声音喝道：“你兄弟怎么偷懒坐着？”接着就有衣袂飘

风的飒飒之声，破空而到。

被称为六弟那人忙接口道：“大伯你！我们不是偷懒！正商议着今夜的事哩！”

来人“哼”一声道：“你们俩都长得这么大了，成家立室，道泉连孙子都有几个，怎还这般不懂事，爷爷他们在厅上议事，要你们防备外人侵入，你们能商议出什么来？”

那两人被斥得俱不敢作声。

来人敢情对于他这大伯父的权威还感到相当满意，口气也略为和缓道：“你兄弟既然对此事关心，我也不妨对你略说一二。本来爷爷听宦老前辈和尹老前辈劝说，打算和龙字十三宗联合，经过这番变故，纵使龙字十三宗请我们，我们也要和他们势不两立……”

被称为六弟那人似较性急，插口问道：“若果龙字十三宗，人人象今夜那人一般厉害……”

他那大伯带着斥责的口气道：“道源！你真是胡说！你以为今夜来人只有一个么？”

他略停一停，又道：“当时我也以为只是一人，后来宦老前辈以内功驱尽寒毒之后，回忆前者，才记起他原是以左手发掌，待觉得对方潜劲极大，才加发右掌，但右掌才是微抬，寒气已入骨。”

道泉大声道：“莫非另一人潜在海滨？”

大伯父笑道：“你猜错了方向，那人应该是潜在左前那大石后面才对。因为宦老前辈预备以天雷轰顶一招，把那小子打成肉饼，掌形向下，才会受冰魄神针的暗

算!”

罗端起初也以为隐形人在自己身后发出暗器伤害对方，也暗自称奇？

道源忍不住又向道：“冰魄神针是什么样子，不知取出来了没有？”

大伯父道：“冰魄神针是寒山派独门暗器，只知它细如蚕丝，被打中的人必然周身冰冷而亡，如果能以纯阳真火把它烟化，也可以对人无碍，宦老前辈功力精湛，早已获痊，叶华虽幸爷爷及时给他服了一颗祛寒丸，但他功力还差得很远，要想治愈，只怕最少也得花上三个月的时间。

罗端听得心内暗惊，却听道泉问道：“这种暗器难道没有防范之法？”

那大伯父道：“连那武林怪杰方不平的五行金剑，宦老前辈都有玄磁牌可制，何况冰魄神针？但这种暗器无神无息，待发觉寒气侵肌，已被伤害，所以防不胜防，当年雪峰三老就挟这种暗器横行江湖。”

他顿一顿，续道：“但雪峰三老还是忌讳方不平，听说……”

罗端正听得心头大乐，认为再说下去，可能是雪峰三老便是亡师所指的“寒山友”，那知在这时候，忽闻围墙的另一边有人大喝一声，那“大伯爷”立即叫出声：“你们当心！”接着就有衣袂飘风的声音由响而寂。

这一突然事变，使罗端怔了一怔，旋即想到那边敢情是那暗助自己的人进庄打扰，还未决定该不该去看，

又闻十几丈外响起一声破空的轻啸，回头看去，却见一条纤影一掠而过。

那人走得虽然很快，但罗端已认出对方用的是“变天之野”的身法，敢情还是在薛家岛海边所见的少女，忙一纵身，打算以“钩天之野”的身法追赶。

然而，在这刹那间，一道黑影挟着劲风由墙角扑出，罗端如果起早一步，便要和人撞个满怀。

但他虽未起步，却已身随意动，那人发现眼角有个影子一动，立即收步回头，呵呵大笑道：“朋友，何必再走？”

罗端一看来人，正是断肠镖孔义，情知自己装束和海滩时不同，当时嗓音也曾经改变，对方决不认得，但他阻了一阻，那少女已走得无影无踪，只好苦笑道：“老前辈请休误认，在下并不是你要追赶之人，那人……”

竹岔岛一夕数扰，人人都带有几分惊怒，孔义尤其性急，喝道：“老夫只问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这话虽令罗端难答，略一迟疑，便道：“在下不过是途经此地而已！”

经过孔义发现有人，墙头已是灯火通明，他老伴古瑶也带了儿孙赶到，恰听罗端答话，不禁冷哼一声道：“途经路过？本岛四面是水，你由那里走来的？”

罗端被盘问急了，只好道：“在下决非歹徒，确是途经贵地，才见一位少女从这里逃走……”

孔义冷笑道：“就算你是过路吧！你既然踏波渡海而来，当然也有几分艺业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师父何人，你

照实说来，我便放你走！”

罗端暗道：“我若实说，你更加不放我了！但他略一迟疑，便道：“亡师伏魔剑客姓司马讳青云，在下姓罗名兴，乃金刀罗伟之子！”

孔义轻轻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几时听说有什么伏魔剑客？”

一位五十来岁的老人忽叫起一声：“爷爷！”接着又道：“江湖上确有伏魔剑客这个名头，听说他在剑术上确有几分成就，他有个师弟七阳刀石碌，在江湖上也有一点名声。”

桑槐子猛然记起五株松的事情，忽然问道：“罗端是你何人？”

罗端不知老人从何处获知自己的名字，但由他沉重的口气听来，似非善意，急道：“罗端是在下的胞弟，不知道这位前辈在何处见他？”

桑槐子点点头道：“我不曾遇过罗端，因为在五株松有他立的墓碑，才知他是石碌的师侄，你既是石碌师兄的门人，难道和令弟同师？”

罗端既冒乃兄的名头，索性就瞒到底，顺口答道：“他是湘江大侠邱玉的门下，湘江大侠和石师叔相交甚笃，所以他也称石师叔为师叔。”

古瑶冷笑一声道：“这小子有诈！你师父既是以剑术扬名，你为什么没有兵刃？”

罗端面带戚容道：“在下的剑被魔头夺去了！”

孔义纵声大笑道：“伏魔剑被魔伏去，这也可以算是

天下奇闻，康儿！给他一支剑，并试他剑艺的根基怎样？”

一位二十左右的少年应声而出，自肩后抽出一支精钢宝剑，双手拜到罗端面前，含笑道：“罗兄请暂用我这柄宝剑，我另外用一柄！”

罗端怎将面前这位少年放在心上，但知当前一个措置不好，便要伤害无辜，而且我窃听的结果，知孔氏这一家颇知龙虎十三宗所在，打算供机会套问一番，也含笑一声：“敬领盛情！”便将剑接过。

孔康送过宝剑，又退回人丛向另外一位少年讨过一枝宝剑，笑说一声：“罗兄！小弟名唤孔康，曾闻家严说过伏魔剑波颇有精妙之绝招，尚望指点一二。小弟忝居地主，请罗兄先发招罢！”话毕，单脚着地，一剑横顶，摆出一个“一抹轻云”的架式，双目注视罗端脸上。

罗端情知在场的几位老人，有的曾经与再传师尊交过手，一套“冥王剑法”自是不便施用，略一沉思，便将其中三招，暗藏在“伏魔剑法”里面，微展笑容，说一声：“在下有僭了！”伸手一剑，缓缓指向孔康的胸前。

孙康依旧原式不动，不料罗端猛踏一脚，剑尖即如激箭般一射而到，这才大吃一惊，急后撤一步，一招“划地为牢”的剑身下泻，“当”一声响处，两剑交击，爆出一溜火星，对方剑尖只略偏寸许，自己反而连人带剑弹开两步，虎口也隐隐发痛，不觉叫出声来。

